

8023

梁羽生著

冰川天女傳

(一)



香港偉青書店出版

著 者：梁 羽 生

出 版：偉 青 書 店

總代理：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

電話：5-283671 5-283605

COSMOS BOOKS LTD.,

30, Johnston Road,

Basement, Wanchai, Hong Kong.

印 刷：培 基 印 刷 公 司 承 印

香港灣仔船街38號地下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目次 (第一集)

第一回

神箭連飛 穿雲驚小俠
飛刀一擲 劈果救佳人

三

第二回

峻嶺飛騎 仇家親帳幕
金針解穴 醫道配神功

三一

第三回

爲結強仇 逃生來塞外
欲尋異士 冒險上冰峯

五九

第四回

湖畔寄情 拐仙施妙手
冰河怪影 天女憐群衆

九五



（陳天字飛刀一擲，恰恰將那少女頭上的蘋果劈為兩開。）

第一回

神箭連飛 穿雲驚小俠
飛刀一擲 劈果救佳人

「聖峯的冰川像天河倒掛，

你聽那流冰浮動輕輕的響——

像是姑娘的巧手彈起了東不拉。

她在問那流浪的旅人：

你還要翻過幾座冰山？經歷幾許風砂？

咳嗽——

流浪的旅人呀，

草原的兀鷹也不能終日盤旋不下，

你們儘是走呀，走呀，走呀——

要走到那年那月，才肯停下你們的馬？

姑娘呀，多謝你的好心好意，

只是我們沒有辦法回答。

你可曾見過荒涼開花，
你可曾見過冰川融化。

（你沒有見過？沒有見過！呀！）

那流浪的旅人哪，

他也永不會停下一！

歌聲雜着馬鈴飄盪在藏邊的草原，一羣賣唱的流浪者正在草原經過。草原四望無邊，喜馬拉雅山綿延天際，晶瑩的雪峯像一排排白玉雕成的擎天玉柱，高插雲霄，隱隱露出頭來，似是正在傾聽流浪者的哀弦凄訴。

草原上一個漢族少年也正在傾聽這羣流浪者的歌聲，眼中隱有淚珠，潛然嘆道：「我和你們也是一樣，你們浪跡天涯，我也不知何年何月才得重回故里？」

這少年姓陳，名喚天宇，本是江南蘇州人氏，只因他父親陳定基在朝爲官，上章彈劾乾隆皇帝最寵愛的奸臣和坤，因而被貶西藏，做薩迦派的宣慰使，遠戍邊疆，眨眼八年，他隨父親來時還只有十歲，現在已是十八歲的少年了，他父親日日與他談說江南風物，因而他小小年紀，心中也充滿鄉思。

漢軍流者數約十餘，其中有藏人，有維人，還有兩個漢人，似乎是在嚴途中拼鬥而成，結隊賣唱的。陳天宇目送他們緩緩經過，目光忽然停留在一個披着白紗的藏族少女身上，這少女雜在人羣之中，有如鶴立雞羣，衆人反覆歌唱，只有她緊緊閉着嘴兒，一雙明如秋水的眼睛凝望天際浮雲，顯出一派茫然的神色，任由馬兒馱着她走，對同伴的歌聲聽而不聞，似是心中正在思量什麼，又似是對一切都漠不關心，連整個世界都不存在似的。要不是她的眼珠還會閃動，陳天宇幾乎懷疑馬背上馱的乃是一尊石像。

陳天宇正在出神，忽聽得頭頂上一聲鴉叫，抬頭看時，猛地裏弓弦疾響，其中一個漢人驀然一箭射來，聽那利箭穿空的刺耳之聲，竟是急勁之極！

陳天宇飄身一閃，反手一招，抄着箭尾，正待喝問，只聽得嘩啦一聲，弓弦再響，這人用的竟是連珠箭法，前箭甫出，後箭即至，快如閃電，那烏鴉啼聲頓止，從空中跌了下來。那漢子抱弓施禮，說道：「我嫌這鴉聲噪耳，所以把它射下，箭法不精，誤驚了公子了。」陳天宇「哼」了一聲，氣道：「要不是我還懂得空手接箭之法，現在還能夠和你說話嗎？你這箭是怎麼射的？」那漢子陪笑說道：「公子請你看看我這枝箭，它是不能傷人的呀！我本來是射那烏鴉的，怪只怪我的箭法不精，教公子誤會了。」陳天宇一看，那支箭沒有箭簇，果然不是傷人的利箭。那漢子又抽出一支有箭簇的箭來，道：

「這才是傷人的利箭。」引弦一射，直上半空，待那箭掉頭下落，繃弓一彎，發的又是一箭，兩支箭剛好在空中碰個正着，「喀」的激起一點火星，一閃即滅。那漢子哈哈大笑，抱弓一揖，跨馬趕上大隊去了。

陳天宇怔怔出神，心中想道：「這漢子箭法驚人，實是罕見。他剛才那箭明明是向我射來，怎說是失了準頭。我與他素不相識，何以他要射我？既然射我，又何以用的是沒有箭簇、不能傷人的箭，倒底是何用意？實是百思不得其解。正在苦思，忽聽得有人叫道：「少爺！」一個年約十六七歲的書僮，不知從什麼地方悄悄的溜了出來，陳天宇吃了一驚，道：「江南，你也在這裏嗎？怎麼我沒瞧見你？」

陳天宇的父親因為久離江南，所以給書僮起了這麼一個名字，聊慰鄉思。這書僮與陳天宇年紀相若，平素玩在一起，甚是淘氣，聽得陳天宇問他，嘻嘻笑道：「老爺叫我出來找你，那烏漢射你，我躲在草裏呢。嘻，少爺，我跟你這許多年，竟不知道你有這麼大的本事，一下子就在那支箭接着了！平時也沒見你練過弓箭，喂，你教我行不行？」陳天宇面色一變，端容說道：「江南，不准你說與老爺知道！你若將我今日接箭之事對人說了，我就撕你的皮！」江南見少爺說得甚是認真，伸伸舌頭道：「好，不說，不說！」心中暗暗奇怪：少爺有那麼大的本事，為何却要瞞着老爺？

那書僮跳跳蹦蹦，跑去檢那地上的烏鴉，「忽道：『噢，這烏鴉沒受半點傷竟然死了，這是怎麼射的？』」陳天宇吃了一驚，看那烏鴉果然毛羽完整，沒半點傷，那支沒藥箭掉在旁邊，箭桿上也沒沾半點血。心知這烏鴉之死，乃是受箭桿的激盪之力震傷內臟所至。心中驚道：「這烏鴉飛在高空，給利箭射死不足爲奇，給箭桿震死，那漢子的手勁內力可真是驚人。」

陳天宇悶悶不樂隨書僮返家，回到家中，只見父親正在客廳與人談話。那人年約五旬，相貌清瘦，三絳長鬚，背微佝僂，活像個科場失意的老儒。

此人姓蕭名青峯，正是陳定基所請的教書先生，說起來還正是陳定基被貶那年請的。那年陳定基方任御史，官場應酬甚多，無暇親教兒子，有位朋友便薦了這位教書先生來，陳定基接談之下，見這人學問果然不錯，便聘用了。不久，陳定基就因上軍彈劾和坤，被貶而職，陳定基本來不好意思要他同赴邊疆，却是他堅持同往，說是賓主相得，與其在中州落魄，不如同赴邊荒，陳定基感他意誠，待他有如家人。

陳天宇向父親和老師請安過後，陳定基道：「字兒，你到那裏去這般久？以後可不准單獨一人去玩。」江南插嘴道：「有一隊賣唱的來了，今晚可能有戲看呢。」陳天宇橫他一眼，江南說溜了嘴，忽道：「教書先生，你見多識廣，可見過有人用沒有箭鏃的

箭射烏鵲的變？」蕭青峯神色大變，道：「什麼？」面白如紙，搖搖欲墜，陳定基惱道：「蕭先生你怎嚇嚇？」蕭青峯道：「天時不正，敢情是感冒了。」陳定基道：「江南，井先生進屋歇息。」陳天字道：「先生不舒服，你不准多話，擾他不安。」江兩道：「知道啦。」偷偷向陳天字扮了一個鬼臉，心道：「我又不說你接前之事，你急什麼？」

陳天字心中極是奇怪，不明先生何以如此駭怕。只聽得父親說道：「以後你可不要單獨去玩，沒事最好留在家中。你知道嗎？去年尼泊爾國的廓喀族侵入西藏，被我們天朝派兵打退，他們實不甘心，聽說他們派遣刺客入來，要盡殺大清的官員，現在駐藏的大官員，沒有護衛陪著，誰都不敢隨便走動。」陳天字怒道：「真的？他們敢這樣的大膽？」陳定基道：「這是福大帥總部傳出來的，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福大帥即福康安，有人說他是乾隆的私生子，事屬無稽，難以入信。不過他是乾隆皇帝最寵愛的大將，却是事實，乾隆重視邊疆，所以以福康安做駐藏大臣，總部設在西藏的首府拉薩。

陳天字聽了雖覺憤怒，却也不放在心上。這晚他父親一早就叫他睡覺，他却翻來覆去，儘在想那羣賣唱的流浪者。那個神箭驚人的射手已叫他猜不透，那神秘的藏族少女的影子更是留在腦中，揮之不去。只要一閉上眼，就彷彿如在眼前，那冰冷的目光，那

石像般的臉孔，竟像是在黑暗中偷偷的瞞着他。忽聽得遠遠傳來一陣修修的鼓聲，又是一陣銅鈸聲和喇叭聲，聲音單調之極，不論是敲、打、吹、拍，總是不緊不慢，音調節奏幾乎毫無變化。陳天宇知道，這一定是那羣賣唱者在草原夜演，一個人在黑夜之中，聽這單調的毫無變化的音響，不覺有些毛骨聳然。

第二日一早，陳天宇剛剛睡醒，忽聽得江南在外面說道：「喂，你信不信，我昨夜見了一個女鬼。哈，真的，不騙你，一個女鬼！」

陳天宇吃了一驚，只聽得江南往下說道：「哈，那女鬼披着兩條紅綢，假髮拖到腰間，戴着一個三角形的面具，又長又寬的舌頭從口中搭拉出來，她還跳舞呢，轉呀轉的轉得快極了，我瞧都瞧不清楚。哈，她腋下還插着兩柄短刀，跳完了舞就大翻筋斗，那兩柄刀明晃晃的，叫人見了驚心，可她大翻筋斗，却一點也沒受傷。後來她演完了，把假髮一除，面具一拉，哈，你猜怎麼樣？美極啦，我所見過的藏族少女，沒有一個比得上。只是面孔冰冷的，哈，還是像一個女鬼！」原來他是和看門的老王說話，說的是昨晚所看的戲，陳天宇一聽，就知他準是說那個神秘的藏族少女。

看門的老王哼了一聲，冷笑道：「你這小子皮癢啦，老爺吩咐我們不要隨便外出，你偷偷一個人溜去看戲。」江南哈哈一笑，怪聲怪氣的回道：「我一個人溜去看戲！」

哈，老王，你又猜錯啦！你絕對料想不到，咱們的教習先生也溜去看戲，噢，說起來可比那女鬼還怪，咱們的先生哪——」剛說到這裏，陳天宇已急急開門出來，立即喝退：「江南，你這多嘴的毛病幾時才改？快進來替我收拾房間。」老王見少爺生氣，悄悄走開，江南伸了伸舌頭，走入陳天宇房中，作出一副受委屈的模樣道：「少爺，你這兩天怎麼這樣兒呵？」

陳天宇掩上房門，道：「你說，蕭先生昨晚怎麼樣？」江南嘆笑一笑，道：「原確是少爺想聽故事。據我看啦，咱們的先生也是個大有本事的人，昨晚人擠得很，我擠滿身臭汗才擠了進去，給後面的人推呀碰呀，兀是立不着脚步，可咱們那位先生呀，你別瞧他那付弱不禁風的樣子，他可站得很穩，那些人擠到他的身邊，就像潮水般的兩邊分開，碰都沒有碰着他。也不知他用的是什麼法兒？我奇怪極啦，想過去問他，人又擠，那女鬼又上場了，我就沒有過去。誰知看完了那場女鬼的戲，再換之時，他已經不見了，有心來看戲嘛，怎麼只看了一場就走，少爺，你說他可不是一個怪人？」陳天宇面孔一板，道：「江南，蕭先生的事，只准你說給我聽，其他的人，不論是老王，甚至吳老爺，都不准你說，你若說了，我就撕你的皮，不，我就再也不理你。」江南笑道：「你不理我比撕我的皮還難受，好少爺，你放心，這回我不再多嘴啦。」陳天宇點

江南平素玩在一起，本來沒有什麼主僕之分，知道他的脾氣，一說不理他，他就不敢再俏皮了。

陳天宇洗過了臉，吃了早點，江南又進來道：「老爺叫你。」陳天宇心道：「又叫我做什麼？」出到廳堂，只見父親面色沈暗，道：「土司今天要見你，可不知有什麼事情。這土司脾氣極壞，連我們朝廷命官都不大放在眼裏，我來了八年，也只見過他幾面，今兒他却特別派人請我去吃飯，還指名請你一道去，你快快換衣服吧。」

陳天宇奇道：「我又不認識他，為何他指名要我同去，我不去！」陳定基道：「我在他的轄地爲官，他是主，咱們是賓，賓主理應和好，何況咱們有許多事情還要仰仗於他，官場之中，家人子弟互相來往也屬尋常，他既有請，怎麼不去？你少闢少爺脾氣！」陳天宇無奈，只好換了衣服，隨父親去拜訪土司。宣徽使乃是文官，只有幾十名護衛親兵，陳定基挑來挑去，好半天才選出八名相貌魁梧勇武有力的兵丁作自己的隨行衛士。

正待出門，忽聽得門外馬嘶，家丁進來報道：「俄馬登涅巴求見大人。」陳定基又驚又喜，道：「真是俄馬登涅巴嗎？怎的只是他一人前來？」「涅巴」乃是西藏的官銜，每一個土司下，分設四個涅巴，掌管軍政，民刑，權力甚大，每一涅巴出門之時，

都是從如雲，從無單獨一人出現，是以陳定基有此一問。

陳天宇侍立一旁，只見那俄馬登涅巴學着朝廷官員的走路姿勢，雙手反剪背後，踱着方步走到自己的父親跟前，恭恭敬敬的施了一禮，說道：「本布可是赴土司之宴麼？」（註：「本布」乃是藏語的大官之意，也是對官員的一種尊稱。）陳定基顯出受寵若驚的模樣，慌忙還禮，道：「正是，不敢有勞涅巴來接。」心中大是奇怪：這俄馬登涅巴平日氣態甚大，何以今日對自己尊敬如斯！

俄馬登眨眨眼晴，笑道：「無事不登三寶殿，今日到來，實是求本布做一件好事。」陳定基本以為他是土司派來迎接自己的，聞言頗出意外，問道：「何事？」俄馬登道：「昨日草原來了一羣賣唱的流浪漢，本布可知道麼？」陳定基道：「聽家人說過。」俄馬登道：「原來他們乃是偷馬賊，本領也真不錯，居然偷了土司的五匹馬，男的都逃跑了，只捉到一個少女。」陳天宇大吃一驚，心中想道：「其他的人不知，那個用沒鐵箭射獵的漢人可是大有本領之人，怎會做偷馬賊，只怕其中還有內情。那少女該不會是那神秘的藏族女郎吧？」

只聽得俄馬登又道：「本布在此多年，想必知道土司懲治盜賊的規矩。」陳天宇心中一懷，他也曾聽父親說過，土司懲治盜賊，手段最為殘酷，先剜眼珠，後割雙手，想

起神秘少女那雙明如秋水的眼睛，不減全身韻料。

陳定基也變了面色，只是土司的刑罰，自己可不便非議。那俄馬登又道：「我素來心慈，實是不忍見那女郎受此刑罰。求本布今日往見土司之時，代那少女說情。若然是要贖命的話，請你先付，我可以暗中還你。」俄馬登此言一出，陳定基更是奇怪，心中想道：「這俄馬登素來貪吝出名，何以今日如此慷慨？難道和那少女有什麼相干不成？」可是若然那少女是和俄馬登有關係之人，她又怎會在草原賣唱？

俄馬登見陳定基躊躇不決，大是焦急，搓手說道：「本布大人，那位姑娘的性命就全懸在你的手上了。」陳定基慨然說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我自當盡力而為，若要贖金，我也還有少許官囊，不必湮巴破費，怕只怕土司未必允准。」俄馬登道：「有本布求情，土司定必准允，我告辭了，今日之事請千萬不要在土司面前提起。」恭恭敬敬的又行了一禮，出門之時，忽然對陳天宇笑了一笑，神情甚是奇特。

陳天宇一待湮巴出門，立刻說道：「爹，咱們快去！」陳定基不覺微微一笑，道：「剛才你不是還不想去的嗎？」陳天宇面上一紅，只聽得父親已叫家人備馬。

土司的莊院倚山建築，高一層低一層，一層疊一層，從下面看起來宛如一座方形的城堡。陳定基一行人快馬趕到，日頭正在天中，剛好趕上中午的宴會。（西藏土司的宴

會，慣於山午開始，飲至日落即散。陳定基父子被引到花園的亭子，隨從散在園中侍衛。亭中已擺設好一席酒席，陳定基父子剛剛坐定，只聽得亭子下擺列兩旁的藏兵大聲報道：「土司到！」

只見那土司年約五旬，鷹鼻虎額，雙眼閃閃有光，令人不寒而慄，陳定基依照藏族禮儀獻過「哈達」（白色的絲綢，在西藏是一種崇高尊貴的禮品），那土司笑瞇瞇的打量陳天宇，好半晌說道：「這位是令郎嗎？真好相貌！」雙掌一拍，叫道：「帶犯人來！」轉過頭來，又對陳定基笑道：「咱這個窮地方，沒有什麼東西可娛貴賓，請你看我審犯人消遣消遣，哈，這個犯人可還真漂亮呢！」

這番那問，陳天宇只覺血脈憤張，呼吸幾乎窒息，只見兩名藏兵扶着一名少女，緩緩走來，在亭子外邊站定，那少女不是別人，正是昨日所見的那藏族少女。亭子下面已擺好刑具，其中包括兩把寬刃的藏刀和兩支可以利利落落把眼珠挖出來的小竹管，還有一個石圈，上面有兩個半弧形的，不相黏連的薄鐵片，可不知是作什麼用的。那少女對面前的刑具瞧也不瞧，臉上仍是一派漠然的神色，眼睛中還隱隱帶有一種嘲弄的眼光，好像被審訊的不是她而是那個兇惡的土司。死亡的魔影，對於她也好似毫不足懼。但正是由於這種漠然的神色，園中恐怕只是除了土司之外，其他的人都感到毛骨豎然。